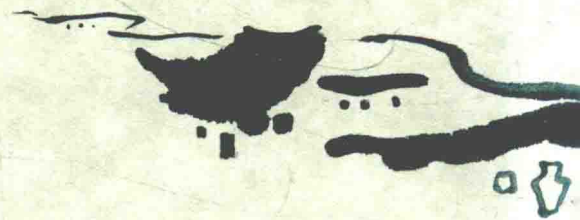


舞文詒痴

黄恂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舞文詒痴

黄恠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舞文詭痴 / 黄恂 著.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60-9409-2

I. ①舞… II. ①黄… III. ①中国历史—掌故 IV. ①K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08198号

舞文詭痴

(WUWEN LINGCHI)

作 者: 黄 恂

责任编辑: 闫 妮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8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409-2

定 价: 42.00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自序

这是一本我新编的掌故小品集，命名为《舞文詵痴》。

我本是不会写文章的人（当然，没有人生来就会写文章），却慢慢弄成以编文章和写文章为生，真是做梦也没有梦到，却也欢喜赞叹，认作我人生不易之轨迹。

怎么办？学着写。十余年来，埋头读书写作，一写就写了很多，承编者、读者不弃，至今已问世六册，这是第七册了。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说：“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詵痴符。”

才思有无，丑拙与否，还俟读者品评。

且再作一回詵痴符吧。

书分两辑，上辑如梦记，下辑烟云录。如梦记所收文章，都是讲人的故事，一鳞半爪，片言只语，都是碎片。人生如梦，可不是么？烟云录所收文章，都是讲书的故事，书的得失生灭，于人更是烟云过眼，在此撷取云霞一片而已。

目 录

上辑 如梦记

1927 年苏州易帜中申听禅的遭遇 / 003

陈衡哲轶事二题 / 014

李金发对周作人的隔膜 / 028

阿部淑子与周作人 / 031

李石岑与童蕴珍的露水缘 / 034

陶其情《矛盾集》中的巴金 / 037

不够知己：温源宁与胡适交恶内幕 / 045

故纸堆：节日里的作家 / 051

别了，梁实秋教授 / 059

从一次笔战看徐悲鸿和刘海粟的恩怨 / 064

苏州美专的女模特儿 / 073

张充和北大入学记 / 078

1935: 吕叔湘的转折年 / 082

不幸而“言”中：言慧珠在苏州 / 085

高长虹谈他与景宋的交往 / 088

鲁迅和谢六逸 / 093

胡山源与鲁迅：没有交集，但有怨艾 / 096

徐懋庸：鲁迅该骂 / 101

给鲁迅照相的雪怀照相馆 / 106

云南龙云时期的一桩文字狱：李长之被驱逐 / 109

金性尧谈苏青 / 113

《中华周报》中张爱玲的消息 / 116

惊鸿一瞥：俞平伯的留学生活 / 120

李辰冬剽窃俞平伯疑云 / 130

刺杀李根源 / 135

失去了儿子的刘文典 / 147

远去的董鼎山 / 152

陈白尘被枪击事件 / 157

民国苏州的首届集体婚礼 / 164

清末苏州名妓金凤 / 175

沙曼翁以诚待友 / 178

沈三白的胞弟启堂 / 181

曲园女弟子张贞竹 / 186

《李超琼日记》五题 / 192

汪异三吃河豚 / 212

文乘之死 / 216

下辑 烟云录

徐枋与汤斌 / 223

从《林则徐日记》看清朝中期的通信方式 / 228

《纯常子枝语》的稿本 / 234

邓邦述与“三李堂” / 238

曾国藩家书论方苞 / 241

《许宝衡日记》中的宣统故事 / 245

许宝衡与《读书堂西征随笔》 / 249

吕思勉谈《古文观止》 / 253

翻译家项星耀的少作 / 256

俞平伯的诗，顾颉刚的手 / 261

夏承焘评陈寅恪《评〈长恨歌〉》/ 267

文育山房买签名本《人之窝》记 / 273

《狂欢之夜》的《奔》/ 276

彭子冈的一篇少作 / 280

“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 / 284

王文濡与苏州毓元学堂 / 287

《郑孝胥日记》所记商务印书馆清退日股 / 291

上辑 | 如梦记

1927年苏州易帜中申听禅的遭遇

1927年元旦，《苏州明报》发表署名柳桥的社论《民国十六年之小希望》，文中说：

民国十六年，犹如儿童之十六岁矣。古者以男子十六岁成丁，当立身处世，为社会宣力，为家长扬名。今民国十六年，亦可作如是观。以前之事，譬如儿童之年幼齿稚，完全儿戏，今届成人之年，自当一洗积习，与年更新。来日方长，定有新猷可观。吾愿一般军阀家，自今以后，宜早息兵争，共谋国事，勿效儿童之口角打架，以为快事。须知年届成人，当有成人之气象，切不可嬉皮笑脸，仍不脱幼稚之状态，庶几大好山河，勿致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为幸也。

当年苏州是苏松常道的首府，新正伊始，大家并无北伐成功之虑，说的还是眼前军阀的事，几年前的齐卢之战，于苏州

人尚有余痛，军阀们虽然大打电报之战，骈四俪六，典雅雋皇，然行事只是幼稚和流氓习气，不是嬉皮笑脸就是干戈相向，受苦的还是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

是年2月底，情况就有了变化，苏州报纸上部队调动消息频繁，南方北伐党军和北方军阀部队已经在江苏正面接触，如“沪杭线战甚烈，联军方面，孟昭月为总指挥，鲁军俄兵四千人加入作战，党军白崇禧为总指挥”，可见北伐军进展迅速而顺利。处在北洋吴佩孚、孙传芳统治下的苏州城风鹤频惊，防务严密，城墙上军队荷枪实弹，城门虽设而常闭。

3月初，《苏州明报》有一署名恨世的记者在苏州城墙上转了一周后写道：“自军队调防，运输频繁，以致胆小居民，城外裹足……西汇道（今齐门外西汇路）上，行人绝迹。惟有三数商警（笔者按：商团武装人员）徘徊其间……至车站货栈左近，有鲁军一营之众，乘船开拔，似水道往吴江而去。时河畔泊舟，大小约三十余艘，军士肩负行囊枪械，有输送篷帐面粉等物，行色匆匆，似即将离苏之状……及绕道阊门而归，马路市面，平日锦绣，今者萧条异常，不复如往日之花天酒地矣。”

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3月20日，薛岳军已占领松江，直鲁军溃败退却。在苏州，警察厅长李珏林忽然请假离苏（笔者按：到5月11日，李珏林也被通缉），职务委卫生科长张一新暂代，吴县接任前县知事张仲甫的姚浚也同时不安于位，请假离苏，由县府第一科长金国书暂代。所谓请假，比弃职好听点，官员守土有责，弃官而逃

是要治罪的，请假则可进可退，留有回旋余地而已。然而，情况分明于北方不利，所以官员先请假看看情势再说。

22日，薛岳部进入上海，直鲁方驻守上海的毕庶澄易帜，声明愿受蒋指挥。

这时的苏州，已经处于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政权易手，五色旗变成了青天白日旗，军代更迭，首都南迁，从北洋军阀转向国民党统治。从北洋政府转而为国民政府，说起来，就是改朝换代，或者说，进入“民国之第二共和国”阶段。

3月24日，苏州已经处在北伐军控制之下，苏松常道尹府被撤销，道尹李维源卸职。苏州首席士绅张一麐很不寻常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启事：

一麐终养守礼，闭门思过，于政治上本无关系，惟以桑梓猝受兵祸，不能不披发纓（纓？）冠为义务而尽义务。古云：眼前皆赤子，头上有青天。每诵二语自勗。今幸青天再见，垂怜赤子无辜，垂白鲜民得以休息。除文字生涯外，所有军政各界，誓不为人说项，如有委托，恕不招待，函件恕不答复，幸垂谅焉。

张一麐对新局面颇有疑虑，面临着进退的抉择。他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此前自己的作为，国民党会怎么看？会怎么对待自己？因此，他先强调自己早先只是为桑梓和乡民尽一份义务，和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进行切割。对于国民党，他先

言不由衷地颂扬了一句：青天再见，然后马上强调自己可以休息了。很明显，在形势远未明朗之时，他还需要观察一阵，看看形势发展再说。在他看来，现在也只是换了一拨军阀，行的也是军事统治，且北洋那边未必不会反戈一击，转败为胜，胜败还远未分明呢。而以革命党自居的国民党，还主张铲除绅阀和土豪，并高唱过打倒土豪分田地，能否和他们合作还在未知之数。

政治革新，同时带来教育权的收回问题。教会学校东吴大学和东吴一中，对于北伐军的到来，为保存大学，不受影响，也不得不作出心不甘情不愿的应对。一直任东吴校长的美国人文乃史，随即发表启事，强调教会学校亟谋改私立学校进行立案，自己宣布辞职，请理科教授潘润民任教务长和代理校长，以求少受革命带来的冲击。苏州的其他教会学校也以东吴大学马首是瞻，在同一时间作出了调整，外籍教师纷纷返国，外籍校长卸职，暂时换了校内亲信作自己的傀儡（或称代理人）。

4月，报纸上北伐节节胜利，然国民党内部也分裂，宁汉之间形同水火。随后各地清共开场，不但北方李大钊被处死，江南地带，也到处有共产党组织被破获的消息。在南京，程潜某部因为共产嫌疑，竟被全体缴械。

5月初，吴县行政临时委员会提出总辞职，6日，由东路总指挥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委任其手下第三师秘书长，33岁的游寿愚，任北伐后苏州的第一任吴县县长。

就在风云诡谲的政治气氛中，5月9日，《申报》有彻究直鲁军余党的新闻，同日，苏州的报纸上则有申振刚被捕的报道。

申振刚，字诗笙，号听禅，明代大学士、首辅申时行后裔，苏州士绅，早年留学日本习军事，入陆军士官学校。申振刚文武兼备，回国后，一直在南京、苏州等地北洋政府的军界、警界为官，偶也在军报《联军日报》任总主笔。在苏州当地，申振刚也算高官和“阔人”了，因此关注度不低。

《苏州明报》上引起苏州不安的申振刚被捕报道分两个部分：被捕的原因和被捕的经过。由于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原因还不明朗，无法核实，只能大略言之，被捕经过也是言人人殊。该报道就以“言人人殊之申振刚被捕情形”为题。

被捕的原因，当时有四说：一说通敌嫌疑；一说被仆役报告；一说因封财产而误会；一说擅买公产。

四个原因，其实可以合并成两个。所谓通敌嫌疑，是指申曾因齐燮元委任，任江苏警察厅长，且任职孙传芳的《联军日报》总主笔。仆役报告，也还是因为与北伐军的敌人直鲁军有分拆不开的关系也。封产和擅买公产，其实是一件事。原来申氏的住宅：刘家浜 42 号，原先是苏州警察分局北区第三分所，不知为什么忽然变成了申氏兄弟的私产了，这就产生了擅买公产的问题，即目前的住宅，是否是营私舞弊，由公产“擅买”而来？

被捕前后的经过，《苏州明报》有如下报道：

前任苏州警察厅长及《联军日报》总主笔苏人申振刚氏，自卸职后即携眷回苏，住居刘家浜东口宅内。诂于昨晨（5 月 8 日）九时许，突被公安局捕去。虽于当晚六时许，

由财政局冯心支氏保释出外，但当时申氏被捕时，一般人之谈话，言人人殊。本报以职责所在，特随出探询，得消息如下：

被捕之一说 申振刚氏，突于昨晨九时零五分，被公安局派警捕去。被捕之真相，则言人人殊。有谓申系孙传芳之间谍，有谓申系《联军日报》之主笔。种种传说，不一而足。惟据可靠之消息所云，则谓有申氏之侍役王得龙其人，突赴公安局控告，所控告者何语，则亦无从探讯。惟公安局于据告后，即由督察长沈高尘及保安第一队长督同北区署长钟奇及北三分所巡官冯调若，驰往刘家浜申宅施以搜捕。

被捕时之情形 当沈督察长等往申宅时，因前门由申之介弟眷属所住，故改从周五郎巷六号门牌后门入内，并派警将前后门守住，不许任何人进出。一面即实施搜查，历三小时左右。当搜查时，申适在宅，欲乘隙越墙图逃，不意偶一失足，由墙上坠下，致跌伤头部太阳穴旁。当被警士瞥见，即将申看守，同时又搜出皮包一只，内有手枪两支，子弹八十三排，另弹廿九粒。所蒐获之物，由警士等先行带局。申氏本人，则由冯调若巡官，陪同至局。惟申氏之住宅，则由公安局发封，派警看守。

被捕后之情形：申氏既被捕后，于下午六时许，业由财政局长冯心支氏，保释出外，将来有无问题，则尚不可知也。